



明末清初文学家、戏剧家李渔将秋季称为“蟹秋”，认为错过吃蟹便是错失了整个秋天。他嗜蟹成痴，自称“以蟹为命”，并将九月、十月定为“蟹秋”时节，专门用于品蟹。把一只蟹与整个秋天相提并论，足以说明蟹的分量。

苏轼是个十足的“吃货”，他对螃蟹喜爱有加，曾作诗“堪笑吴兴馋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”，用诗来换螃蟹。

鲁迅十分爱吃螃蟹，在《鲁迅日记》中不乏吃蟹的记录，如1932年10月就曾3次出现买蟹、吃蟹和送蟹的记述。

说到大闸蟹，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，这无可厚非。阳澄湖大闸蟹素有“蟹中之王”之称，其色、香、味妙不可言，恰如那句诗写的“螯封嫩玉双双满，壳凸红脂块块香”。我今天想说的，是黄河三角洲生长的大闸蟹——黄河口大闸蟹，它在大闸蟹的品类中也堪称翘楚。那橘红色的蟹黄，白玉似的脂膏，洁白细嫩的蟹肉，造色、香、味三者之极。

黄河口大闸蟹，学名中华绒螯蟹，俗称毛蟹、清水蟹等，是我国著名的淡水蟹。它个大体肥，肉质细腻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是人们餐桌上的绝佳美食。

黄河口大闸蟹是蟹中的“美男子”“俏佳人”。黄河口的水质是清澈的，是大闸蟹生存的天堂。它们在水中自由自在，脚上的毛并未与泥浆接触，保

持了原本的金黄色，被誉为“金爪”。水底水草茂盛，螃蟹在水底爬行时，腹部被水草轻轻抚拭，变得洁白如玉，故称其为“白肚”。在碧绿的河水中成长，大闸蟹的蟹壳呈现出青绿且光亮的颜色，被誉为“青背”。

如今的黄河口大闸蟹成了珍馐，可小时候我对螃蟹的印象，却是另一番模样。

小时候放了学，我常去村西的双新沟里逮鱼。最常用的法子就是截取水沟的一个断面，用岸上的土建两

蟹 秋

鲁 北

条水坝，把里面的水一桶一桶地泼出去。最后水干了，鱼就显现出来。在逮鱼的过程中，也会爬出来几只螃蟹。螃蟹张牙舞爪的样子，让我们很害怕，我们多是把它抓起来，远远地扔出去。有时候，一个不小心，我们还会被螃蟹夹住，夹得生疼。那时候，满心只想着逮鱼，那螃蟹自然是“多余的存在”。

一晃过去半个世纪，那时候不喜欢吃的螃蟹，现在却成了桌上的美味。

黄河口大闸蟹，可蒸，可呛。蒸，就是清蒸，是最经典的吃法。它能够

最大程度地保留其鲜嫩原味。清蒸的方法也简单，水开后放入大闸蟹，大火蒸12分钟至15分钟即可食用。呛蟹也叫醉蟹，其方法并不复杂，将蟹洗净后沥干水分，用高度白酒浸泡10分钟，起到杀菌并让蟹“醉晕”的作用，然后把生抽、桂皮、冰糖、香叶煮开放凉后，加入姜片、花椒等，制成醉卤。接着，将醉晕的蟹和醉卤放入密封罐，三五天后即可食用。这种醉蟹，适合喜欢酒香和重口味的人群。

上海人吃大闸蟹很有讲究，有专用的工具“蟹八件”，也就是锤、镊、铲、钳、匙、叉、刮、针，可谓“精雕细刻”。上海人爱吃螃蟹，听说有个上海人从上海出发去北京，一路上抱着一只螃蟹慢慢啃，啃到北京都还没吃完。那火车是绿皮火车，可不是现在的动车。

山东人的吃法就不一样了，突出的特点是“大快朵颐”。抓起一只蟹，揭掉蟹脐，掀开盖子，剥去蟹肺，一掰两半，放嘴里嘎吱嘎吱嚼碎，咽下去。至于蟹腿，往往嚼几下，就吐掉，难免浪费了里面细嫩的肉丝。

当下正是吃大闸蟹的时候，咬一口满是蟹黄的蟹肉，再配上一口温热的黄河口美酒，才觉得没有辜负这“蟹秋”。

独享不如共享。有时候，我也快递一些黄河口大闸蟹，给外地的朋友，一起享受这美味。

这美味，是黄河口的，也是世界的。

姚崇是唐代“开元之治”的重要人物，在唐武则天、睿宗、玄宗时三次出任宰相，有“救时宰相”之称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价道：“唐世贤相，前称房杜，后称姚宋，他人莫得比焉。”“姚”说的就是姚崇。

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，姚崇能实事求是，不泥古拘旧，唯物唯实，不迷信盲从，狠刹借佛谋私、损公利己的不正之风，彰显了其求真务实、利国为民的理政品格。

唐朝佛教盛行，按照唐制，凡出家人，即免除赋役。唐中宗时，公主、外戚得到批准，可度民为僧尼。一些达官显贵竞相私造佛寺，滥度僧尼，许多富户壮丁乘机削发为僧，假意出家，以逃避徭役。

对此，姚崇谏言说：“佛不在外，悟之于心。行事利益，使苍生安稳，是谓佛理。乌用奸人以诳真教？”意思是信佛不在于表面，贵在参悟于心。办事对民众有利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才是正当佛理。怎么能妄度坏人来亵渎真理佛法呢？提出要严查假出家真逃赋现象。唐中宗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下令调查，最终勒令1200多名冒充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，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，增加了财政收入。

姚崇以真理为先、以社稷为重、以民生为大，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，不为流言杂音所干扰，不为个人得失所顾虑，坚持客观求实，充分体现了他忠心报国、为民请命的责任担当。

开元四年(716年)，山东地区发生大规模蝗灾，老百姓笃信蝗灾是天降之灾，惧怕灭蝗会遭到天谴，不敢捕杀。面对此景，姚崇上奏，援引《诗经》和汉光武诏书，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，认为古时除蝗而没能灭尽，是因为没有尽力。

然而，让姚崇没想到的是，灭蝗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当时朝野上下持反对灭蝗意见的众多，姚崇力排众议，引经据典，列举魏朝和后秦时发生蝗灾不忍灭杀，导致草木皆尽、饥荒遍野甚至人吃人的恶果，指出“庸儒泥文不知变。事固有经而合道，反道而适权者”。批判平庸的官员拘泥于条文而不知变通，指出事情有时要违背传统而合乎事理，有时要不拘事理却顺应权变。姚崇救民于水火的决心打动了唐玄宗，遂下令灭蝗，最终百姓免于蝗灾之苦。

开元九年，姚崇病逝。他生前提倡薄葬，不做佛事。在《遗令诫子孙文》中告诫子孙“死者无知，自同粪土，何烦厚葬，使伤素业”。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，没有任何知觉了，何必厚葬影响名声呢。要求自己死后素服入殓，不写经，不画像，一切从简，并要求子孙“依吾此法”。唐玄宗曾称赞姚崇说：“位为帝之四辅，才为国之六翮，言为代之轨物，行为人之师表。”

救时宰相

王厚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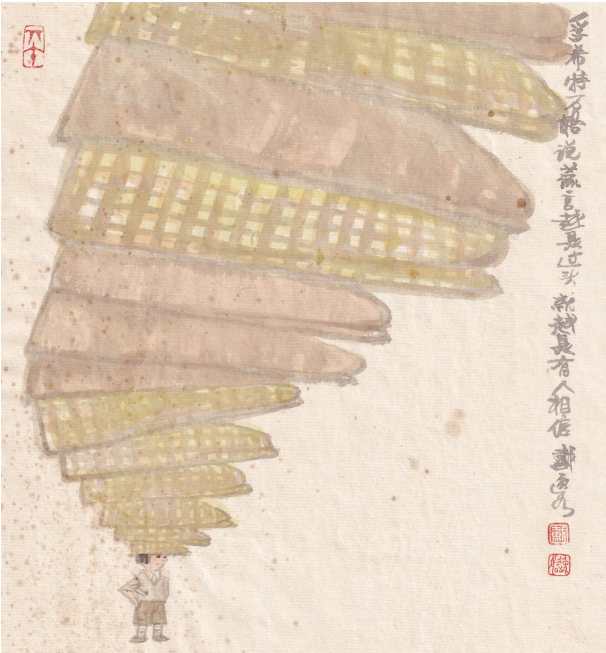


牛博士问道

谎言

戴逸如文并图

孚希特万格说：“谎言越是过头，就越是有入信。”牛博士说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

●网络新词语

脑 腐

董春好

“脑腐”并不是正式的医学概念，它专门用来形容人长期沉迷低质、碎片化、强刺激的网络内容——比如看了无脑短视频、套路化烂梗短剧之后，出现的注意力涣散、语言表达匮乏、深度思考能力退化的状态。

具体表现为：交流时只会靠现成的网络梗接话，读不完几页长文，看视频必须开倍速，思维慢慢变得麻木空洞，就像大脑被悄悄“腐蚀”了。这个词既是大家刷完几小时短视频后，对着空白屏幕的自嘲，也点出了算法投喂下普通人的认知降级。

重阳，本是登高赏菊之日，今日一场大雨，淅沥落个不停。我没有外出打算，只觉黎明时分那层朦胧晦暗，被雨水无端拉长。思绪，就在这似明似暮的氛围里低回徘徊。

窗外冷雨掷地有声，小区围墙外的马路上，不时有车辆呼啸而过。早饭后读苏童的《好天气》，今日这重阳雨，算是好天气，还是坏天气？

宋人康与之《望江南·重九遇雨》写道：“重阳日，四面雨垂垂。戏马台前泥拍肚，龙山路上水平脐。淹浸到东篱。茱萸胖，黄菊湿耷耷。落帽孟嘉寻箬笠，漉巾陶令买蓑衣。都道不如归。”登高雅事遇滂沱大雨，纵使孟嘉、陶令，也只得寻笠觅蓑，终究不如归家安坐。

皇甫冉有句诗为“燕知社日辞巢

去，菊为重阳冒雨开”。雨阻游人，菊花却不惧寒雨，如期绽放，是雨里的一股劲健生气。

司空图《重阳阻雨》描述：“重阳阻雨独衔杯，移得山家菊未开。犹胜登高闲望断，孤烟残照马嘶回。”诗人被

重阳雨

孙江林

雨所困，闭门独酌，却豁然自解：与其冒雨登临，空对孤烟落日怅然而归，不如静守家中。

重阳遇雨，自古便有，并非独属于今日。只是这些文人感怀，绝非农人的心境。